
发展数字经济 破局价值链“低端锁定”

蒋玉萍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应牢牢把握好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积极以数字经济破局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低端锁定”，正视以数字经济提升我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所面临的制约，探索从多向发力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认清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

当前国际国内环境日趋复杂，全球价值链分工受到显著冲击。数字经济的兴起，有助于推动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多元化配置与重构，使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调整更具弹性。认清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对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可打破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固化格局。传统经济的价值链分工形成了固化格局，从研发设计到营销服务的价值链条相当冗长，并且价值链高端都掌握在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手中。而数字经济则能打破固化格局，数字化与智能化商务平台可直接将供给方与需求方进行互动对接，缩短价值链分工的链条，并通过市场的迅速反馈，优化价值链分工不同生产制造环节。更重要的是，数字经济下的产业数字化能打破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对价值链不同价值创造环节的垄断，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参与价值链分工中的高端竞争提供机会，并促使传统价值链分工的微笑曲线模式向扁平化转变，从而可以重塑价值链分工的格局，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占据价值链高端创造明显的机会。

数字经济可改变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利益分配。全球价值链中不同环节的企业获得的利益不同，不同产业、不同的全球价值链各环节企业利益分配也不一样。在传统经济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处在利益分配的被“俘获”与被“压榨”地位，发达国家的企业垄断了价值链条上90%以上的利润。而数字经济不仅能使发展中国家凭借催生出的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满足国内居民消费多元化需求，还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推动发展中国家传统产业调结构、转方式、促升级，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全价值链分工中摆脱利益分配的被“俘获”与被“压榨”地位。

数字经济可推进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优化升级。数字经济可通过数字平台的作用改变价值链治理模式，使全球价值链分工发生内涵的演变与分工格局的优化，为全球市场主体参与价值链分工创造更公平的机会，从而促进价值链升级。首先，数字平台通过模块化治理和分层管理模式，能有效鼓励全球范围内的开源创新。其次，数字平台也能以分销为导向来组织大规模定制化生产，推进价值链分工区域化。再次，数字经济能以数字平台为核心打造产业链生态闭环，使中小企业致力于核心业务塑造，并促进中小企业在价值链治理结构重塑中将竞争优势转化为贸易利得。

正视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制约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开始进入快车道，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创新发展已处于世界第一梯队。但数字经济未来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利因素，将会对数字经济发展形成一定的制约。

关键核心技术竞争力有待提高。数字经济发展主要依赖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模式创新是易被发挥出来的非核心力量，技术创新则是提升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核心力量。当前，我国新一代数字和信息技术产业，在通信技术、核心芯片、传感器、软件等关键核心技术方面的竞争力明显不足，大量的关键零部件、系统软件、高端装备、高端芯片还不能实现自主制造。加上美国以负面清单、芯片断供、人才打压等手段对我国高科技产业进行封锁和遏制，这对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构成严重制约。

高端数字人才短缺。数字经济是知识密集型经济，对高端人才的需求巨大。当下的高端数字人才短缺表现在三个维度：一是高端数字人才的现有供给总量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量不匹配，二是高端数字人才的教育和培养满足不了不断涌现的新业态的个性化需求，三是具备专业技能和数字素养的跨界复合型数字人才严重短缺。高端数字人才短缺的现象，直接制约了数字经济发展。

推进“智改数转”的重视程度不够。推进“智改数转”（智能化改造与数字化转型），是把数字经济中的数字化、智能化落到实处的重要战略选择。但各地对于通过“智改数转”来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和在疫情中的应变能力认识还不够充分。

多向发力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我们要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在做强的方面扎实打牢数字经济发展基础，在做优的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规范健康发展，在做大的方面持续推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

强化基础研究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为破解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要强化基础研究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加大对战略性、前瞻性、颠覆性数字经济基础研究的资金投入力度，通过相关制度设计引导更多的企业和社会资本支持基础研究。同时应充分发挥企业在数字经济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设立专项资金，促进企业加快推动具有应用场景的基础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

优化升级数字基础设施。加大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经济市场拓展提供健康优越的发展环境。稳步构建智能高效的融合基础设施，提升基础设施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协同化水平。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

加强高端数字人才队伍建设。高端数字人才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应围绕数字经济发展的要求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关键领域的数字人才培养规模，扩大数字人才的储备，增强数字人才对数字经济的基础支撑作用。探索数字人才资源共享，培育一批复合型“数字工匠”。政府应加大对基础研究和人工智能等领域高层次团队的引进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应积极推进数字经济学科体系建设，构建多层次数字人才培养体系；企业应加大对内部人员的数字技能培养，并积极向全球招聘所需要的数字人才。

积极推进“智改数转”行动。按照培育“智改数转”服务主体、完善“智改数转”服务、构建“智改数转”创新体系、打造“智改数转”应用生态的路径逻辑，全面深入地推进“智改数转”行动。注重数字化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宏观层面，加强“一业一策”引导，研究制定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路线图、评估评价体系；微观层面，加快推进智能车间、智能工厂建设，全面提升企业“智改数转”水平，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